



白描著

苍凉青春

5个北京女娃，嫁给4个农民
她们拿自己苍凉的青春作了抵押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白描 著

苍凉青春

5个北京女娃，嫁给4个农民
她们用自己苍凉的青春作了抵押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凉青春/白描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5

黄土地之歌

ISBN 978-7-307-09759-9

I. 苍… II. 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9604 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25 字数:230千字

版次: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9759-9/I·564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叶 辛

40 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 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 1700 万，我为什么用了 1600 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 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 1955 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 1955 年到 1966 年“文革”初始，十

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 100 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 1968 年 12 月 21 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 10 年时间里，有 1600 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 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

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

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喂，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自序

呈现在这本书里的故事，是我为准备创作一部小说作品在陕北黄土高原深入生活时采撷而来的。那是一部计划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时间完成的小说。但当我决定放弃小说创作，改用纪实笔法忠实记录生活里发生的真实故事后，仅是采访，前后便用去了三年时间。那是一场考验耐心的追踪采访，在我的视野里，即将走进我笔下的人物连同她们的故事，三年里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就像舞台上尚未合幕的戏剧，剧情仍在不断演绎，等待的结果一拖再拖。当然我知道要想等到剧情不再发展，除非生活停止前进，但起码，即使看不到人物命运的最后归宿，能获知基本走向，也会为我对生活的判断提供依据。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按捺住创作的冲动，一直与她们保持联系，共同走过三年光阴，这才着手开始写作。

改变写小说的初衷，原因在于生活原生形态对我的震撼。当我的主人公们诉说她们的经历时，我不止一次

地感叹生活与人们的命运自身竟具备那么丰富的传奇色彩。小说留给我自由发挥的空间自然很大，但面对我的主人公们的真实故事，若用小说形式来表现，读者也许会以为我是在编织臆造。我想赋予这部作品以最朴素、最少矫饰的形式。这是需要自信的，是生活本身赋予了我这份自信。

当然我明白，将作品成败的砝码单纯押在题材上是可笑的，任何猎奇的想法只会败坏文学的品位。在采访和写作中，我没有停止过这样一种努力，即怎样才能让思想穿越事物的表层探触到其中的底蕴？苦苦努力的结果令我茫然。比如，我不明白，我笔下的这些女知青，当命运把她们抛向黄土高原的腹地，她们所代表的都市文明，与古朴落后的乡土文化传统意识之间的冲撞、较量，到底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在被现实环境粉碎了的青春之梦的废墟上，她们和农民的结合，究竟是毁灭了自己，还是重新铸造了一个自我？她们的婚姻遭际是滑稽时代导演的滑稽闹剧，还是蕴涵着深刻社会和人性的悲剧？她们沥血滴髓的人生经历，是个人原因所致还是时代所致？或者说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还是时代？还有她作生命、青春的价值取向究竟有无意义？有何意义？等等，我没有寻找到确切的答案。

从黄土高原走出的摄影家黑明，曾在北京办过一个很轰动的影展：《走过青春》，后来结集成书也很畅销。我在北京美术馆参观这个摄影展时，看到这本书中的几位人物进入了黑明的镜头。镜头捕捉的她们的生存样态，让观众颇受震动。那是我与她们告别多年后再次与她们对视。我又想到我采访和写作中思考的那些问题，心中依然茫然。

时代终究在前进。我曾经写下的这些故事，今天的读者看来已是

往昔云烟。像我的主人公已经走过青春一样，我已走过昨天，读者也已走过昨天。今天的读者有今天的视点。曾经困惑我的问题，也许今天的读者完全能够做出清晰的判断，但我想，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启迪后人的思考。从这种思考中如果读者们能体味到点什么，那么，我想我曾经付出的努力也算有意义了。

但愿如此。

作者

2001.5.8

目 录

苍凉青春

- 序 言 遗落在荒原的童话 / 1
篇 一 冤家 / 4
篇 二 大河传奇 / 57
篇 三 她的歌声 / 114
篇 四 高原的风 / 146
篇 五 弯弯井坡 / 192
结束语 长长的续集 / 240

夏天的最后玫瑰

- 苦情 / 245
孽缘 / 258
翠谷雪 / 270

荒原的种子

- 上 篇 逃婚 / 281
中 篇 人间真情 / 291
下 篇 今宵月圆 / 304

苍凉青春

序言 遗落在荒原的童话

1969年初，确切地说，是1月9日和17日，先后两批计五万余名北京知青，被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巨潮裹卷到陕西北部荒凉的黄土高原。

事件如此轰轰烈烈，在当时，高原的每个角落几乎都被震撼了。

五万余名北京知青，散布在延河洛河流域十三个县里，其中三千二百名，被安置在我们的故事将要展开的Y县插队落户。三千二百，乍一看，绝对数字并不很大，可是当时，Y县城乡人口总共八万，比例不难算出：25：1。就是说，在二十五个当地人中，就要插进一个操着普通话的北京学生。

这将意味着什么？

三千二百名知青，给Y县历史进程以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们带来了另一重天地许多为当地人所不熟悉的

东西——从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到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审视。他们给这块偏僻闭塞的土地带来了塑料床单、卫生纸、尼龙袜子和樟脑丸。办学校，建医疗站，让人们懂得了妇女生孩子不能用做活儿的剪刀乱绞脐带的道理，懂得了头和脚是要勤洗的，而不是一年半年洗一次。他们让许多土生土长的姑娘在择偶时换上一种新的眼光，让许多老实本分的青年萌生了走出黄土地，去外边大世界闯荡的炽热愿望。他们或深或浅地搅动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构形态和人们的思想，给古朴苍凉的高原带来骚动不安的气息，也带来青春的活力。

光阴荏苒。从那时到现在，十八个年头过去了，这期间，历史充满戏剧性地向前推进。当年在这块土地上落脚的京城年轻人，他们后来的情形如何？

1983年和1986年，我两次来到Y县，寻找那出时代大戏留下的踪迹。在县城，在乡村，在沟壑纵横的塬区，在梁峁密布的山地，我到处奔走。县城正街上有座诊所，名曰知青医疗所，想必是北京知青建立起来的。县南的荆义川和守凤川散布着成片的果园，路旁、河边、沟道里，茂盛的核桃树随处可见，都是北京知青当年鼓动当地人栽种的，核桃树是知青从山西汾阳县引进的新品种，果多皮薄油质大，明显优于零零星星还能看到的本地品种。拜水河上，一座二百千瓦发电量的水力发电站日夜运转，而建电站的最初蓝图出自知青之手。在一些村子，我察看了知青办起来的种牛站、养猪场。瑞士西门达尔种牛的后代，以其惊人的挽力，博得庄稼汉的青睐；而一座座别出心裁、用石头箍成、比当地人居住的土窑洞还讲究的养猪场，却早已废弃，只有一长溜一长溜结实而又无用的小石窑尚存路边。在北原

牛头店附近一条大路边，三个小小的坟包隐匿在荒草丛中，据说那是因打架斗殴而死的三个知青的葬身之地。还有石霞乡马庄子西沟一排坍塌的土窑的废墟，一个跛腿女知青在一个暴风雨袭击之夜，被覆盖在下边，那片废墟至今无人清理。到处可以看到他们做出的文章，到处都有他们留下的痕迹。

惟独难以看到、难以听见的，是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声音。政府拨款修建起来的知青窑洞，或作价变卖，或收归公有，都换容易主了。

那些把欢乐或者痛苦留在这里的说普通话的年轻人呢？都像大雁一样飞走了？

仿佛历史将一切都甩给了昨天。

其实，并不尽然。

我之所以奔向这里，是因为，在这个县，尚有一些滞留下来的北京知青。他们未能像同伴们一样飞走。他们默默地隐匿在古老纵深的黄土的腹地。命运似乎注定他们要永远这么悄悄地呆下去。

这是一些嫁给当地农民的北京女知青。

仿佛是一个童话。当我最初听人讲起她们的故事时，我的惊异非同小可，事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不仅在于反常规观念的组合形态，也在于内中藏就的许多令人心颤的东西。1983年到1986年，在我追踪采访她们之后，曾感慨唏嘘地将我的耳闻目睹讲给我周围的人听，大城市里的人们似乎在听《天方夜谭》。远方的故事是人们不知晓也不理解的。不止一个人问我：“她们为什么要嫁给农民？”或者：“为啥不活动回城？”“值得吗，这样做？”不能简单作答的问题，使我哑然。

我的妻子也是北京知青，也曾在陕北插队数年，甚至连她也不能理解她们的作为。

几年里，我的心里时时装着她们，我常常长视北方遥远的天际，生出有关她们的种种遐想。我知道我不应该犹豫，而应该把她们的的人生历程真实地写出来。

下边几篇相对独立的篇章，分别记录了有关她们的故事。

篇一 冤家

程幼芬，初中六七届学生，生性热情活泼，开朗大方。插队期间，爱上同村农民王全民，历经种种艰难曲折，终于与之结婚。此前王两度婚娶，两番婚变，并一度被羁押收监。是她把他从监狱中拯救出来。

太阳刺目地照耀着黄土高原，蓝天空阔，高原坦荡，四野阒无一人，弥漫着一种宁静的原始气息。脚下的小路蜿蜒曲折，引我向沟下走去。沟底有一条小河，踩着石头就可以过去，我捧起河水洗了洗脸，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

越过这条沟，再走七八里，就是我要去的双阁公社。我要找的程幼芬就在这个公社工作。她对我的吸引力，使我等不及乘坐三天后的班车，而决定步行数十里赶往那里。

我一直在猜想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格？气质？长相？是否有些与众不同？她给小小的县城带来过不小的震动，她为高原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这故事曾经在 Y 县沸沸扬扬传播了一阵子，人们曾经目瞪口呆地见识了她许多不同凡响的表现。如今一切都平静

了，然而我的心情却不能平静，从开始听到她的故事那刻起，就翻腾不息。

小河两岸石崖陡峭。岩燕在崖壁上飞上飞下、啁啾鸣啭。不远处一块高耸的岩石上，凝然不动兀立着一只鹞鹰。鹞鹰注视着远方，原野在晴朗的苍穹下高高隆起，呈现出一派静穆深沉的景象。荒芜的草坡和灌木丛闪烁着绿光。不知从哪条沟岔里，传出野鸡嘎嘎的叫声。

这景象古朴而苍凉，那个故事也古朴而苍凉。她，程幼芬，故事的主人公，会真实地向我坦露她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吗？

到了双阁公社，开头我没有见到她，倒是先见到了那个她曾为之奔走呼号、全力搭救的男人，她的丈夫王全民。她到乡下去了。王全民送母亲到附近村子走亲戚，然后折到公社里来看她。她不在，他就等着。

这是一个长得高大魁伟的男人，浓眉，方脸，皮肤黝黑。驮送他母亲的小毛驴拴在公社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他背靠树干，蹲在地上抽烟。在公社客房安顿下来后，我想先与他随便聊聊。

公社一位副书记向他介绍了我的来意。他显得有些窘迫，慌忙从兜里给我掏烟，又抱歉地说程幼芬把钥匙带走了，不能招呼我进房子里坐。我随便和他聊，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的问话。一支烟没有抽完，我便得到一个印象：在陕北农民里，这是一个精明人。

拴在树上的毛驴扬起脖子叫了几声，像是饿了。毛驴很小，一副笨重的鞍架，用皮条、麻绳牢牢地系在背上，鞍架上垫块褥子，鞍架后面，凸出的梯形木脊，上边贴着写了字的红纸条。是一副小小的对子，上款为：日行千里路；下款为：夜走八百程。横批两个字：平安。这一带地势比较平缓，我见公社干部出进都骑自行车，便问他为

什么不用自行车送母亲。他说老人坐自行车害怕，出门骑毛驴骑惯了，稳当。我问：“程幼芬骑过毛驴吗？”他笑笑回答：“没见她骑过。”

话题涉及到程幼芬，他变得支支吾吾，不知是不愿意谈，还是不知怎样谈好。突然他抬起头，说：“她回来了，她的事让她给你谈。”

公社大门外响起自行车的铃声，还有链条打在链板上的声响。随即，一个女人的身影从大门口闪进来。她一直骑到我们跟前，才跳下车子。

顾长的身材，眼睛很大，脸颊白白净净，穿戴整洁清爽。这就是程幼芬。不知为什么，这第一眼印象，使我觉得她很像一个教师。我印象中的教师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她没有理会丈夫，先同我打招呼。

“您姓白？”她问。

“你怎么知道？”我不无惊异。

“您在高台公社的时候，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您要来这里。”

程幼芬热情大方，很好接触。她问我为什么要了解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我说那些事情发生在她个人身上，但又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兴许人们能从中感悟到一些有关社会人生的东西。她笑了，说：“我可代表不了历史。”

但她还是愿意和我交谈。见面不久，她的情况，我就了解到不少。

但这只局限于她插队初期的一些情况。

她插队的那个村子叫太古村，黄土高原上一个很不显眼的小